



事不必弄文法寓于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不必憑
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
事便欲法乎人平則此()時習氣自名公大儒為之
果神而此風益盛名公大儒予不敢議聊借甫以發
之
故考猶無益讀論出香已具宋人魚鱗

卷四脈精書大綱卷四脈精書大綱書錄是精論
表扶土太皇太后奏其言長十二卷今本卷二十四
承類腹行函書省著中武源魏清揚期將魚鱗某土
斯以考其與魏晉廣景也示師示半二以二十八日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一

開寶五年薛居正監修

宋史第二百六十四卷薛居正傳太祖開寶五年自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
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修
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其下乃云六年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云云第二百十卷宰輔年表則於五年書
居正加參知政事兼提點三司淮南荆湖嶺南諸州

水陸轉運使事於六年四月戊申書居正自參知政事加監修五代史九月書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兼都提點湖南等路轉運使事兼修國史如傳則似居正之監修國史五代史皆在五年矣竊謂傳文有誤而表又有傳寫之誤何則玉海第四十六卷藝文門引中興書曰云開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賜器帛有差其事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此與年表所書之日俱合可以無疑監修必係六年非五年至居正之門下侍郎據傳五年但爲兼銜六年方真拜而其參政則於乾德二年已爲之年表五年加字之下參知政事四字衍兼字下應添門下侍郎又兼提點云云

薛係官書歐係私撰

玉海又引中興書曰云五代史記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沒後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秘閣攷歐公文集附

年譜但言其修唐書不及五代史而淳熙間所進四朝國史本傳云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然則薛所監修者係官書歐則私撰也不料其後私書獨行官書遂廢近於乙未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中抄出薛史殘闕者取他書所引補之尙未鏤板抄本今存其書事迹頗爲詳備識見斷制則薛不及歐

五代史纂誤

吳縝五代史纂誤所以正歐史之失已亾佚久矣近丁酉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抄出釐爲三卷約得

原書十之五六今存

斷代爲史錯綜非是

史家自班范斷代爲史體裁已定準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陳氏志三國逐國各斷未嘗并合則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斷而李延壽乃合之紀爲一類傳爲一類已屬非是又於傳之中取各朝后妃總敘在前餘仍以各朝爲分限間又於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仕各朝者彙聚一處此兩種新例尤謬中之謬延壽勦襲各書直同鈔胥未嘗自吐一語聊以穿聯撮合見長其實南北諸朝各自爲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

代史力矯延壽之失梁唐晉漢周仍各自爲一書極是乃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又大反故轍各帝紀總敘在前次將各代后妃皇子類敘爲家人傳次將專仕於一代者類敘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次次節傳次次事傳次一行傳次唐六臣傳次義兒傳次伶官傳次宦者傳然後將歷事累朝者臚列爲雜傳又其次爲司天職方二考又其次爲世家又其次爲世家年譜又其次爲四夷附錄乍觀之壁壘一新五花八門徐思之五代各自爲代乃錯綜紀載若合爲一代者然此何說乎卽如晉臣止三人周臣止三人

太覺寂寥已爲可笑況彼時天下大亂易君如置棊安所得純臣而傳之晉三人中桑維翰唐同光中已登進士第景延廣梁開平中已在行間而吳巒唐長興中爲大同軍節度判官又爲唐守城已非純晉況周王朴漢乾祐中擢第解褐授校書郎非曾仕漢者乎婦人屢嫁以末後之夫爲定援此爲例則薛史以馮道入周書極妥反嫌他傳未能如此畫一耳何必別題作雜傳若以其失節而別題之則似各代之臣爲賢於雜傳中人而其實專仕一朝者其中姦佞亦多歐公已自言之豈不進退無據且唐明宗不但與

莊宗非一家并卽是莊宗之叛臣廢帝別姓王氏又
 係弑愍帝自立者而其臣歷事各主者槩入唐臣則
 與名爲雜者何異哉慈銘案周臣如李穀者新舊五代史皆不爲三傳報三功崇氏世宗倚
 昇与王朴相亞世宗未崩穀已致仕恭帝立即歸洛陽宋受禪之元年李穀爲周臣傳中不可少者
 歐公不爲三傳報失眼斷宋史有傳固以補缺欵
 其所以錯綜紀載豈非欲效史記乎史記意在行文
 不在記事況上下數千年貫串數十代自不能斷代
 爲之若五代仍薛史舊規可矣何必改作梅舜俞云
 歐九自欲作韓愈却將我比孟郊愚謂自欲作史記
 却將五代比黃帝訖太初

歐法春秋

歐不但學史記并徃徃自負法春秋建安陳師錫序

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
 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
 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
 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
 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於舊
 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文
 集附四朝國史本傳亦稱其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
 旨殆與史漢相上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却
 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
 莫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刪削

十七史商榷 卷之三十三 三
若非舊史復出幾嘆無徵師錫反謂舊史使事迹不
傳來者無考而推歐史爲詳於舊語太偏曲又何足
信哉

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
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
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
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
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
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
爲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
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薛氏此論是

帝紀書名

向來帝紀勦業者當起事之初守成者在藩邸之日
卽稱帝此定例也然則梁本紀第一太祖神武元聖
孝皇帝姓朱氏之下當云諱晃初名溫降唐賜名全
忠卽位改今名然後繼以某處人而歐史則於此直
接云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
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徐無黨注云變諱某書名義
在稱王注中其下俱稱名敘至光啟二年十二月封
吳興郡王其下云黃巢歿秦宗權攻汴王顧兵少不

案在部之集逆與宋溫
無大異何得比唐之取隋

敢出徐注云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
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而薛史則稱帝不稱名竊謂
朱溫之惡亘古所少特立此例以示貶誠善唐晉漢
周之立與唐取隋殆無大愧而槩從此例書名甚至
以周世宗之賢亦然一書中例不可屢變強抑以就
溫亦差可惟是既惡溫而變例則溫子友珪殺溫當
入本紀乃仍奪其帝號又於梁家人傳論巧說以為
欲伸末帝討賊之志正友珪為賊則是實予溫矣何
其出入紛紛乎紀末書六月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
崩徐注云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

一月友珪葬之伊闕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
此篇弑昭宗弑濟陰王皆直書於此又為諱不言弑
而言崩後各帝不善終者亦皆書崩何義例之繇曲
也宜盡去諸例據事直書某人反弑帝於某處下書
帝年若干某帝某年上尊諡曰某皇帝廟號某葬某
陵

玉海引中興書目稱薛史紀十四帝似連友珪數之
歐史則十三帝據五代會要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
錄以友珪篡弑居位奏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
友珪今永樂大典抄出者仍歸列傳

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

何義門謂歐公五代史亦多取小說何說確甚薛史則本之實錄者居多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後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記朱全忠爲唐昭宗繫鞵事而云梁祖在位正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鞵事恥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禹偁固見之薛居正又在禹偁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均帝者卽梁末帝均王友貞也今薛史梁紀亦無繫鞵事可見其據實錄矣

歐采此事于敬翔傳均王

討賊而立方欲頌揚其父實錄中必多虛美而各實錄亦多係五代之人所修粉飾附會必多今薛史以溫爲舜司徒虎之後令人失笑又言生時廬舍有赤氣熟寐化爲赤蛇居然以劉季等話頭作裝綴他所載襍祥圖讖頗繁非得之實錄者乎歐陽子盡削去真爲快事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溫兄全昱傳載其飲博取骰子擊盆呼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爲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

一 史略卷之九十三
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
公采小說補入最妙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
未必皆是

薛史張全義傳譽之不容口而歐史采王禹偁闕文
備言其醜惡歐爲得之洪邁容齋隨筆載張文定公
搢紳舊聞數百言極贊全義治洛勸民務農善政三
筆又言之觀薛史褒弊如此之至而敘此亦頗略則
張說未必皆真卽有之亦意在殖穀積財以助亂逆
何得徇實錄曲加推譽玉海引胡旦語謂薛史褒貶
失實誠有之張世南遊宦紀聞第十卷載楊凝式頌

全義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
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窩灰全義辟凝式幕僚故以
獻諛此小說之不足采者

歐史長從簡傳載其好食人肉所至潛捕小兒爲食
此等當出小說所載其事必真薛史無之蓋五代諸
實錄皆無識者所爲不但爲尊者諱卽臣子亦多諱
飾當因從簡以功名善終故諱之也薛史誤據而不
暇旁采以補闕

亦有各實錄互異薛史擇善從之而歐亦同於薛史
者如唐愍帝出亾遇晉高祖從官沙守榮等欲刺高

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見歐史王宏贊傳薛史閔帝本紀同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亦同而考異謂從閔帝實錄其蘇逢吉等所撰漢高祖實錄則扞晉高祖者石敢非陳暉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二

不及哀帝之立非是

歐史梁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為何人乎非是

梁有兩都

歐史梁紀開平元年四月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薛史同但此

下多一句云以爲佑國軍節度使于慎行穀山筆塵
第十二卷形勢篇云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
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宋王存等
元豐九域志卷一首列東京開封府卽今府河南省
城次列西京河南府卽今府屬河南古洛陽也愚謂
自漢及唐爲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關中次洛陽其
次金陵卽僭僞割據從無都汴者不意朱梁凶醜忽
剗都于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晉漢周皆因之不改
惟後唐都洛陽至石晉仍遷於汴而趙宋且運臻二百流俗口傳動
輒稱爲汴梁猶是凶醜之遺亦可異矣

宋温自以金德代唐土德於汴起金祥殿唐六臣傳
天祐四年三月唐遜位于梁四月冊禮使同平章事
張文蔚等奉冊寶朝梁于金祥殿漢臣蘇逢吉傳逢
吉夜宿金祥殿東閣

追尊四代

歐史梁祖紀篇首但言其父誠及卽位則突敘追尊
四代事言外見本係微賤羣盜高曾之名恐皆是貴
後白撰出用筆超妙之至且其敘事則云高祖黯諡
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宣僖云云宣元之
下省去皇帝兩字宣僖之下去皇后兩字其例亦歐

陽公所特勅當是惡温而立此例故為簡忽之詞乃復抑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之追尊其祖父者皆用此例若薛史則於紀首先實敘四代之名高祖黯以下云云及即位敘追尊四代則云高祖媯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云云用筆呆鈍全無作意誠為不及歐公媯州當是在唐所贈黯為媯州刺史高平縣君亦然其曾祖稱宣惠王祖稱武元王父稱文明王祖妣皆某國夫人此皆唐所追諡追贈而母獨稱晉國太夫人多一太字

者疑因温貴獨母尚在故耳其不稱名而稱爵稱諡乃實錄體薛史沿襲實錄元文歐公則并其陵名等盡削之

王溥五代會要第十四卷尚書省司封門內俱說母妻敘封事例一條云乾祐元年七月中書帖吏部廢置司令具新舊敕例父在母敘封進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吏部廢置司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歿竝同即不說父在不加太字此下又引近例有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八年尚書司門郎中尹偁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此下即奉敕父在母

封合加大字與不雖有艾穎等例宜令尙書省集議
奏聞云云所引晉時近例恐卽是唐末以來相沿成
例觀温高曾祖母無太字母獨有太字則可知予未
見唐會要但五代襲唐制居多

茂林

追尊曾祖茂林云云薛史作茂琳王溥等五代會要
卷一亦作琳

改戊爲武

歐史梁紀開平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
公徐無黨注云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爲戊按

凡有改制史當因而書之以著其實梁旣更戊曰武
史何以仍復爲戊乎此非是予得重修墻隍神廟兼
奏進封崇福侯碑搨本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
武辰吳越王鏐記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以城爲墻
以戊爲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
戊茂之嫌名此說是矣又謂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
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
本武巳本几又據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白居易有
木名櫻桃詩以證茂可讀武戊可與露去等字爲韻
此說則非也盜賊篡竊之朝何知學問彼欲避嫌名

強改戊爲武耳鄭樵妄談本不足援引語轉可通理
雖有之要豈朱梁所計及哉牆从牀省聲不从土亂
世不識字亦不足責

一歲兩祀南郊正祀又在正月

歐史梁紀二開平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徐注
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案此爲纂唐之三
年始郊見上帝何其緩也豈溫清夜捫心亦有所懼
不敢遽行此大禮乎然唐明宗卽位五年乃郊周世
宗在位六年未一郊則此不足異其下文十一月甲
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徐注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

曰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曰有事於南
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案尹洙五代春秋
書此事則云正月辛卯帝祀上帝於圜丘十一月甲
午帝告謝於圜丘攷之薛史第四卷所書與尹正同
則此爲歐公所改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冬至祀昊
天上帝於圜丘一年兩次祀天此三代以上則然漢
唐以下無郊丘之別何必改正爲郊卽此見歐公之
好改舊據薛史爲北征犬羊西下酈翟掃蕩左馮討
除峴首而行告謝非行夏正南郊冬至圜丘之禮而
有一歲兩祀所異者正郊不在冬至而在正月與漢

唐以來大不同又有事云云者春秋宣八年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歐欲摹仿聖經筆法故特改薛史舊文此正歐公之病徐無黨乃以爲錄當時語不知五代本無此語也無黨空疏并春秋亦未讀乎

五代會要載五代行郊禮共只五次梁祖二郊之外則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一日也皆以春行之

文明殿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蓋文明是當時正衙朔望御此見羣臣名爲入閣詳第五十四卷雜李琪傳又唐家人傳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冊皇后劉氏則爲正衙無疑又考新唐書楊嗣復傳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今觀琪傳唐制本每日御殿見羣臣朔望御便殿曰入閣唐末不能日見羣臣以入閣爲重故御殿猶謂之入閣愚謂不能日見惟有便坐則政事廢而記注亦廢故以二者爲一使得紀錄非必以入閣爲重觀舊唐昭哀兩本紀極亂之世紀錄猶詳瞻乃爾則可見記

注之益本此... 入閣事又見契丹附錄第一篇

各帝年數

梁祖紀末小字注年六十一按薛史温以唐宣宗大中六年生數之適符至末帝紀之末云皇帝崩年三十六此汲古板也而南雍本則年三十六四字用小字旁注此恐是歐公自注然則梁祖年六十一四字亦自注因下有徐注無界畫故不可別觀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年皆旁注則可知

唐莊宗注年四十三攷薛史莊宗紀同却於紀首言莊宗生於唐光啟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數至莊宗崩於同光四年實年四十二則兩書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明宗注年六十七攷薛史明宗紀同而於紀首言明宗生於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丁亥乃懿宗咸通八年數之適符乃通鑑第二百零七十八卷言明宗殂下注年六十七而胡三省又注云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歐史明宗紀論但云卽位春秋已高至通鑑此段略本至禹偁五代史闕文但闕文作卽位之歲年已六旬

被通鑑竄改此八字致令三省執泥生疑又歐史論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則明宗即位實八年非十年歐又誤也馮道傳道相明宗十餘年其誤同廢帝注年五十三攷薛史本紀同却於紀首言帝與莊宗同以唐光啟元年生數至清泰三年自焚歿實五十二歲則兩書亦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晉高祖紀注年五十二攷薛史作五十一於紀首言以唐景福元年生數至天福七年崩正五十一歐史傳寫誤周世宗年二十九薛史作三十九歐亦傳寫誤薛史每帝皆有生年月日及崩則又著其年數歐史

則但於崩下注年數歐史意主簡淨也晉出帝薛史無崩年於歐不待言矣若唐愍帝則薛史生年月日并崩年年數皆具而歐史不載歐於愍帝紀末敘事不了其崩別見廢帝紀因以略之但正史與編年不同正史自當於每帝備書首尾以符體裁若通鑑則專以編年為主而逐年年號以後改為定廢帝清泰元年即是愍帝應順元年既以清泰為主愍帝不復標題其事但見於長興四年其歿亦見於愍帝紀下通鑑作潞王第然猶注其年數歐史既為愍帝作紀二百七十九卷而體獨不備敘事不了不詳年數特異於他紀殊為

自亂其例

周恭帝薛史有生年月日紀末又備書皇朝開寶六年春崩於房陵無月日而但言春蓋亦頗有曖昧不明者其下不言年若干數之則二十一歲也而歐史既列恭帝於紀紀末但書遜於位宋興竟不誌其崩葬贈諡亦屬非是

梁紀晉唐互書非是

歐史梁末帝紀龍德三年上書李繼韜叛于晉來附下書唐人取鄆州唐卽晉也而一行之中上下異稱可乎自應如薛史第十卷先書晉王卽唐帝位于魏

州云云然後繼以唐軍襲鄆州陷之云云方是徐無黨乃附會歐史爲說云晉未卽位已與梁爲敵國至其建號于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夫旣以梁爲本紀凡天下事之大者皆不可不書況晉與梁爲世讐晉垂欲滅梁矣而其建號何得謂於梁無利害乎歐陽氏之師心自用無黨之阿私所好按之史法其失不小

四彥章

梁將王彥章最有名而謝彥章屢與王同戰晉兵吳又有彭彥章楚有姚彥章同時爲將者凡四彥章

李克用救王處存

前言新唐書不應以李克用入沙陀傳然敘事尚詳約四千一二百字薛史遂以克用入本紀更詳贍約一萬一百餘字歐史附敘於莊宗紀約不過三千字刪去者幾四之三如光啟元年幽鎮李可舉伐易定王處存克用救之今定州曲陽縣北嶽廟內有克用題名平州黃華蕃作恒山石墨考所載凡三十一種深澤王灼摹搨贈予十餘通即克用親率兵過此與處存同禱於廟而題者顧寧人朱錫鬯各有考證皆確切此事雖非甚要然處存固與克用共敗黃巢扶王室者可舉因河朔諸鎮同惡相濟

惟易定為朝廷所有思而欲滅之則克用此事亦為忠義而歐史不載其餘削去者薛史復出學者自能參觀未暇備陳

唐有四都

歐史唐紀同光元年四月即皇帝位國號唐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十月滅梁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三月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據此唐

有四都職方攷一書之東都西都北都鄴都也攷薛史唐紀云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府名不宜刪去改縣名本可入地理志不必入紀然歐史不志地理但爲職方攷旣簡極紀又略去則建置沿革幾于無徵況此乃都邑非他州縣比歐公平生閑文浪語亦多矣於典實何吝惜筆墨如此至自汴州法春秋也春秋於魯君出至他所而返國則書公至自某地如桓二年公至自唐是莊宗一生不識洛陽門此初到因其都於此故效此書法要之當據實書至洛京可耳薛史作車駕至西京此當作

洛京傳寫誤復西都事歐書於十一月辛酉時尙在汴也薛則書於十二月戊寅至洛已九日矣二者不同未知孰是而薛史云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亦較詳其餘各州軍亦具書之改東都事薛史云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并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竝爲次府亦較詳于慎行穀山筆麈形勢篇云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于說是此

鄴都與曹魏鄴都不同彼鄴都則今彰德府晉仍其稱見歐桑維翰傳大名府今仍屬直隸布政司歐史紀又書同光二年正月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薛紀又有停北都宗廟事而郡縣志又云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本朝都長安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明宗以叛將入汴聞莊宗遇弒入洛卽位仍以洛爲都也

新史意在別立體裁

李克用似未便與曹孟德一例故薛史雖作本紀稱

爲武皇削一帝字稍示別異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稱宋史第二百五十二卷郭從義傳猶仍此名大約當時人語如此歐史則以其事入莊宗紀但題爲莊宗而盡一卷皆敘克用事實所未安凡論贊不云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領之已爲可怪乃梁末帝竟無論贊意以求帝無大劣跡蒙父餘孽爲強敵所滅故置不論然卽以此意論斷亦可何以闕之使史體欹側偏枯克用事敘畢旣用嗚呼唱嘆乃忽考沙陀種族原委克用功罪槩置不論唐莊宗晉高祖周太祖亦無論贊則更不可解唐愍帝廢帝共一紀而

論贊獨論安重誨之失與愍帝之見弒若廢帝之得失不及一語亦失體晉出帝紀論贊痛詆其封父敬儒爲王稱爲皇伯事愚謂滿腹是議漢王一種見識故有此論衝口而出皆觸著平生蘊蓄但漢議多謬而執此以譏出帝之絕其本生未爲不是予所未喻者一篇本紀綴以論贊自當詳說其政事得失與致亾之由乃獨摘一事論之其餘皆置不道何哉漢高祖隱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高祖黜開運號一事隱帝則隻字不提亦非唐愍帝紀末但云戊辰如衛州便闕然而終徐注云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弒

鄂王也注雖如此曲說其實應并後事書之使首尾完具不當作此不了之筆卽不然亦宜接一句云後事在廢帝紀今懸空縮住全無結構成何體製總而言之歐公以薛史爲平鈍欲法史記意在別立體裁決破籓籬致此紛紛聊於紀論之餘不具

甲子歐薛與通鑑目錄異

薛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歐史不書非也薛于此下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歐史云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不言朔則亦以辛未爲朔此下所書二史詳略懸殊而大判則同薛

史書十月事至庚子止當為三十日下書十一月辛丑朔又書丁未日南至則七日也計是月當小盡何則下文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則甲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己巳是二十九日矣歐史亦言十二月庚午朔至洛必與薛合通鑑目錄是年十一月庚子朔八日冬至與歐薛不同十七史似此者似非一處

偶摘此條

尊號刪削

同光二年二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薛史睿武下多至德二字此當時實事也歐公

乃加刪削則何以傳信乎大約歐史此類非一不能枚舉

東京王莽河

歐史同光三年正月如東京射鴈於王莽河東京即魏州今大名此事薛史亦載前九十二卷據新舊唐書考王莽河在唐代德間尚微有河形至莊宗又一百六七十年河身更涸大約僅存洲渚要與滑縣之河不相通矣予嘗行大名城外投宿旅店一望斷塹荒岡并塘灤涓流渺不可見蓋金元以降汲胙之流已絕滑且無河矧此地邪

閔帝改愍

唐閔帝明宗之子。據薛史乃晉高祖即位後所補諡。本紀內此字凡數見。甚明析。而末帝紀中又屢見之。確然無疑。而歐史改爲愍帝。原歐意當因唐莊宗諡爲光聖神閔孝皇帝。嫌復閔字。遂率意改之。但說文卷十下。心部。愍。痛也。从心。改聲。卷十二上。門部。閔。弔者在門也。从門。文聲。二字判然不同。何得輒改。改之則失實矣。通鑑雖不爲閔帝作紀。但附見其事。然亦作閔。王溥五代會要第一卷帝號同。至後唐廢帝薛。史本作末帝。五代會要同。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張

昭等撰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係周世宗時所修。若

果彼時已稱廢帝。則後來王溥薛居正何苦必改爲

末帝。反使其與梁末帝相混。王溥薛居正一輩人誠

實謙退。必無此事。必是歐公所改。陳振孫係宋南渡

後微末小儒。震駭大名。反改張昭原稱末帝者。以就

歐稱廢帝耳。至宋史出元季陋儒手。藝文志作愍帝

廢帝。更無怪矣。晉出帝薛史作少帝。五代會要同。歐

以其爲契丹所虜。援周衛輒及魯哀公號出公之例

改之。是依家魏書亦稱齊武王出公之例。以國未亡。和景出城。故號之。出之者。本國臣子之辭也。若齊

通鑑於被弒或失國者。輒降稱王公如劉宋少帝改

稱營陽王。後廢帝改稱蒼梧王。陳廢帝改稱臨海王。後主改稱長城公之類。此等本是帝。何以降為王公。又如五代梁末帝則仍稱均王。後唐廢帝則仍稱潞王。晉少帝則仍稱齊王。皆復其初封之王號。恐皆非是。

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考異引閔帝實錄作閔。又引竇貞固晉高祖實錄蘇逢吉漢高祖實錄則又稱為少帝。要之閔帝實錄最在前。當從之。

周世宗大毀佛寺

歐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夏五月甲戌大毀佛寺禁民

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薛史全錄詔文八百餘字。歐公括為十九字。誠簡淨然。此乃當時實政。今薛史復出讀之。殊不厭其繁也。詔文有云。近年私度僧尼。日增猥雜。漏網背軍之輩。苟剝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諸道州府縣鎮。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云云。予得澤州陽城縣龍泉禪院記拓本。守澤州司法參軍徐綸撰。末題大周開基之二載。歲直壬子三月壬申。記是周太祖廣順二年也。又有鄉貢進士王獻可撰後記一篇。末題顯德三年歲次丙

辰九月丙申記則當世宗時前記言主僧慈公請于郡牧因飛牋奏于唐乾寧元年十月降勅額爲龍泉禪院後記則云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皇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疚宸衷慮真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九州四海之中設像棲真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勅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雷同得安雲構益存舊制式叶新規得非澄汰合宜隆替有時乎此皆與歐薛二史合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為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

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爲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温庭筠詩玲瓏骰子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滎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亾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亾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合瑕亾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

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已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徙武寧軍雖徙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尚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却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

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豈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考異引唐

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亾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亾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亾以後蘇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人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

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既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歿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于唐以宦者爲之至宋梁後唐則以

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即位。拜兵部

尚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

使。薛史則云。莊宗即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

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

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

領鎮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

不曰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為真

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

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

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為宰

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為有相權。如豆盧

革輩。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

次及兼鎮。為是。成德即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

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鎮。此莊宗

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即位。以為左領

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

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

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尚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

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歿。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揚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冀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與亾大關曰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至鄆今東屬山東泰安府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皆在河南岸下段凝時駐守滑州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汝陽本作汝陽以意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

臣但請留兵守鄴今直隸大名府當魏州保固楊劉見下文

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

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

東起楊劉西至濬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

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

精確其間扼要處為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

北城見新唐臣符存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新

臣周德威傳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正驛唐

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

不能一一鑿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敘此事作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今山東濮州屬曹州府及鄆。以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以魏為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為決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徧野一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考之。則五代河形亦自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安得不滅。若從鄴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亦必觀望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

是以所向無敵。

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岸。卽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入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碣磔滑臺二城。并虎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卽成擒。彼時魏都平城。卽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

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迴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洛滑以西。雒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黎陽與

滑俱帝土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
 者夫全大以棄細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
 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地為惜乎顧桑麻五
 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
 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
 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
 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
 復會於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
 使楊茂卿授地按新唐方鎮表肅宗上元元年置滑
 衛節度使號永平軍治滑州即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改義成

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即今
 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
 野廬舍相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
 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尚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
 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旁考而得也趙彥衛雲
 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云東京四
 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
 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
 彥衛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
 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

塙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卽奪漯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卷。以爲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爲之阻。使不得便耳。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旣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

汴也。已渡河而南矣。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在決河之北岸。曩所恃以限晉兵者。今反自限隔。通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又敬翔謂梁主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云。言凝欲還救大梁。爲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敘事情狀如繪。

決河爲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書想趙宋橫隴之決。尙是朱梁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史匡翰尚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予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撰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閻光遠書碑云尚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爲帝之妹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

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并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馮贇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是時宏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

敬。唐。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唐。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愚。謂。從。珂。之。反。皆。為。朱。馮。欲。召。漢。瓊。入。輒。易。三。帥。故。反。而。愍。帝。被。弒。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并。載。殺。秦。王。從。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為。可。惡。乃。從。珂。纔。反。即。單。騎。馳。至。澠。池。謁。見。自。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四。卷。載。其。仲。父。承。昫。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為。有。司。

主。牋。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即。挺。身。往。未。為。利。也。大。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于。國。王。至。孤。坐。宮。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我。兵。在。衛。強。者。繫。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為。失。耳。不。納。王。即。去。令。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為。馮。贇。朱。宏。昭。輩。遠。之。不。復。邇。帝。也。後。鳳。翔。兵。起。帝。遇。禍。衛。州。歐。不。但。不。作。漢。瓊。傳。并。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并。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

使柳承昫之計行。剪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薛皆不載。蓋未能按補。此差可。而薛史却有令詢傳敘其被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事一君。知書樂善。動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此五代完人。應入死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薛史甚詳。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維翰爲子讓官事。王禹偁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此謂其後

人入宋者

死節死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爲特立一死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塘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塘傳。則又亂矣。卽元行欽。桑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爲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爲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

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若黃震曰抄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節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爲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範入死節矣。旣降梁。難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名目。不繇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凝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尙簡。而以涉入唐六臣傳。敘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十字。頗完備。薛史於凝式傳附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凝式歐附涉傳。只二十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敘其自唐昭宗時登進士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死甚詳。張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云爲張全義留守。巡官薛史作張宗奭。宗奭卽梁太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

二薛云八十五爲小異疑式諫其父勿爲押傳國寶使紀聞與陶岳五代史補皆有但如疑式之爲人世南譽以節義得毋可笑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旣以純乎一朝者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爲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爲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爲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

邢洺磁宐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卽以河北爲山東也說已見第三十五及第九十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而駁之云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妄矣予嘗購得宋板春秋籛露解洪範爲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中有五

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
盧學士文弼以為匡字闕筆予為拊掌稱快學士當
千載下能識宋事纘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

又如新唐書藩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并新五代史
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考匡國軍匡
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
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為斥宋子注論語稱趙
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

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撰參軍梁邕書并篆額

顧寧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昕辨歐史存進本姓孫

名重進當太祖用即克攻破朔州得之即賜姓名養為

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年始賜姓

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

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

莊宗時真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

權知沁州實未真授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為天雄

都巡按使碑則為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又碑言存

進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予考薛史載賜姓名

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謨亦與通鑑同字
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
敘事詳明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敘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尙
書令封岐王又敘至梁太祖卽位諸侯彊者相次稱
帝獨茂貞但稱岐王云云其下文又敘至唐莊宗破
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
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上各段皆
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

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
平元年三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
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河
東卽克用鳳翔卽茂貞淮南楊渥西川王建也又第
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岐王爵爲
秦王考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
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
後皆稱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
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考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

廟記薛昌序撰王仁恭正書秦王卽茂貞此碑予現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秦王矣再考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進封則自此以前蓋爲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也若昭宗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復元年歲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并於梁太祖唐莊宗

之世言茂貞稱岐王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爲誤而強改之以碑爲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闕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于四年三月四月卽改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篡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

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勗未建尊號而有指
曰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
云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
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考岐於
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敘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
入蜀乃田令孜啗以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
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濬伐晉此事薛史無之此

下歐史歷著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殺宰
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
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劫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衛兵
又圍十六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爲建立德政碑以
慰安之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建辭
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績頗與歐同又云俄
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言立碑事
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
昭宗爲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誤載一鳴集第六
卷係乾寧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

稱華商節度使太尉潁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
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敘其封王事則言本郡王
者建許州長社人潁川則本郡也敘讓封事則言誠
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瀝懇數
十上則是時又加太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
百字諛詞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
不頌其迎奉忠勤乃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醜
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弒君見金張建撰濟安侯廟碑予亦藏有拓本但力
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平則歐書於三年誠誤
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

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
獻婚但乾寧元年建惡尙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
於三年豈得爲有人心者乎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
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衆收奪堡寨七所真堪
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爲亂軍所殺薛史頗詳讀史
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
之者

朱宣誘汴亾卒

朱宣傳敘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并吞諸鎮卽馳檄言宣誘其軍卒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則竟實敘宣誘汴卒以爲果有其事薛史不如歐史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錄故多曲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宋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充鄆誣其誘汴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尤爲明顯

惕隱

雜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典族屬官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附錄契丹傳而彼作惕隱赫邈赫邈其名而晏球傳屢單稱惕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冤死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壽太祖懼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卽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則四年也攷通鑑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之見殺在

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
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歿二十日
耳歐公本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
下文是冬爲何年之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
被誣冤歿極是歐公於紀傳皆未見其冤而薛史本
傳更多周內文致語柳開作仲父承昫墓志云廣順
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
妾殷視我姻家也及禮圓上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
勢動主深感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
可也不往可也不荅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卽

闕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
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
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興
戎擾撓中夏殷去卽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
而反爲國害乎所以吾不荅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
恐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爲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歿於周隱
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鎮鎮冀傳有王景
崇乃王鎔之父歿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馮道自敘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不測也歐公之思深望溪之悟微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多有者少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固豫爲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能識破又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爲刻毒昔孔子黜鄉愿爲德之賊却不說鄉愿如何

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口吻刺譏狂狷然後一語斷之云闔然媚于世者是鄉愿也又申說之云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孟子宛然爲道畫出小影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奕棊如道之所爲者甚多只因道偏好自矜衒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反令後世笑罵不已正如無鹽嫫母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相搔首弄姿婢媵輩又復爲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耐矣道雖智其自敘不甚愚邪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命者以不知知之蓋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也道竟自謂有術焉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誇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趣彼愛道者尙欲曲爲回護豈能解其穢乎遺詩云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其知命如此而吾以爲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負能行好事故有美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報於天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徃徃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中取其富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嗚噓又令人嘔噦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爲一卷首尾幾四千
字似呆鈍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
之風字量得大臣之體惟歷事四朝比于女之屢嫁
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不妙
後李琪傳言琪在唐爲霍彥威作神道碑敘彥威在
梁事不曰梁爲僞爲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
漢周獨未仕朱梁宜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真覺問心
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腹絕倒

道有子吉

傳未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敘道有六子

惟一早亾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爲
有可述而及之乃又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
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四年而歿亦歷事四
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略敘幾句
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
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
又言吉於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爲繞
殿雷吉之無恥似甚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
子豈知道卽吉之本色而吉乃道之化身家風勿替
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却無不可

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爲舛謬此書無怪不慊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也既爲之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遠元戈直注貞觀政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首第一條云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尙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顛傳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考新唐書崔瑄傳以尙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同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旣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譏馮道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冊兔園冊
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薛史此事在
道傳中以為語出任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
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中邨墅多以免園冊
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偽為之實非有大度
能容物者岳累世為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
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
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
公卿家頗遵用之案古為書儀者甚多若唐瑾鮑行
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今諸家與岳書皆亾
司馬溫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家人之禮疑以岳為
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馬縞傳因縞稱知禮為禮官據一時集議典制
事盡入之幾八百字薛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
中華古今注三卷載吳瑄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
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薛二史皆未之及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冊兔園冊
 曰大學辨士誦讀樂而瀾翰二史皆未之及此事在
 中華古今世三卷難矣辭古今受史流言多典斷賦
 事盡人之樂人百字執史變國道皆盛多而矣今前
 爛史誦讀事因辭難賦難錄難寫難之祖樂籍典備
 能令中華古今世為公卿議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

蘊本能令道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臣思盛公舊籍五景吉凶舊籍寒人之斷錄以高為
 唯劉華清寒貝舊書錄錄今清寒與法書雜少
 公情寒賦數用之案古新舊籍南其後法書雜錄

卷之四